杜詩闡

序

自古著書難注書爲尤難學殖不富則援据不覈一難也言辭害志穿鑿武斷二難也摻剔事類以博爲奇而不得

古人精意之所在三難也古今注杜者無慮數十家如僞蘇注之紕繆人皆知之惟趙次公蔡夢弼黃鶴三家爲稍優然猶不能無遺議焉其餘

又可知也汪書之最善者無如李善父子之注文選然善傳於事類而邕精於意義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各有所偏甚矣注書之難也盧子文

子潛心學杜二十餘年所著杜闡一書穿穴鉤擿直能取古人精意於千百載之上舉前此諸家卮詞曲說牽合傅會之陋一埽而空之事類意

義兩者兼盡可謂至當而無遺議者矣予觀近時人有注李義山集者其用心至爲深苦然予嫌其每章每句必牽合曲証以爲爲王茂元令狐

緣事而發豈古人一生胸臆中止有此一事而其平日感物留連應酬摛屬別無寄託乎恐猶未免於私心僻見而未可以爲定論也若盧子之

涇桱不辨臟解不務擊空語而詳擇而精斯可尚也已矣僞字謬説無穢幾如雲霧之驅自門得盧子一爲滌洗而古人之精神始出少陵有知

嘗莫逆於千載之前不獨今
後之覽者曠若發矇已也

年家社弟魯超拜題

杜詩闡自序

乙巳秋余遘瘧甚客告曰世傳杜少陵詩子璋髑髏血模糊句誦之可止瘧予怪之繼而稽諸集乃少陵戲作花卿歌中句也遂輟藥將全集從頭潛咏之未兩卷予忘乎瘧瘧竟止因知非花卿歌中之句之能止瘧而心乎少陵詩忘乎瘧者之能自已其瘧也蓋心之為用一也志乎此則忘乎彼者皆然也吾生之憂患多矣非得一業焉以專攻其中則世之窮通得喪身之生老病死皆得撓亂其胷將奪其所可樂

者而日形其所苦顧傻於貲者攻商賈傻於遇者攻仕宦余病未能也猶憶余丁壯盛沉溺於雞林之業者垂二十年彼時朝諷夕披寒不爐暑不扇矻矻不少休雖非爲巳之學而樂此不罷亦足以消磨歲月即精神志氣得有所寄托而窮通得喪生老病死果不足以介其懷自被放輟舉子業雞林之讌謝自分非場屋中人矣碌碌於此奚爲者於乙巳秋滿删遂從事於少陵詩集云世稱少陵詩之難讀也古今註家奚翅數十顧有因註得顯者亦有因註反晦者一

晦於訓詁之太雜一晦於講解之太鑿一晦於援証之太繁反是者又爲膚淺凡庸之詞曰吾以札註什也則太陋況長篇而所發明者只一二言數首而所發明者只一二首其衆所曉者及之衆所不曉者仍置焉如是者又太簡乎於雜者芟之使歸於一於鑿者核之使確於繁者約之使不多指而亂視於陋者滌之使雅於簡者補比而徧識之使不遺漏而又加以鎔鑄組織之功焉以意逆志既又發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當年幽衷苦調曲傳紙上而又旁羅博

採凡註家所未及者約千有餘條名之曰杜詩闡葢自乙巳至壬戌凡十八年矣何朝夕何寒暑不手是編今日得授梓也亦曰吾生之憂患多矣藉是以忘其所苦而得其所樂焉云爾過此以往則有覲堂左氏一編在

康熙壬戌夏日盧元昌文子氏題於思美廬

杜詩闡第一卷目

男智心
孫守仁　仝較
馬均梁梓

杜詩闡卷之一

同學王日藻郝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捷漢菲氏訂

遊兗州及東都齊州詩　開元末年至天寶元載

登兗州城樓

時公父閑爲兗州司馬公省覲之兗因而登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領至末　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目句祇目合古意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說登字結

兗郡古矣我趨庭之暇登此城樓乃縱目初也縱目何如其意者仰而縱自浮雲直連海岱俯而縱目平野遙跨青徐其近者上而縱目孤嶂但存李相殘碑下而縱目荒城尚有恭王古殿此皆古意乃古意則從來難多語眺目睹佇逕少武今懷古獨我樓頭一人哉○臨眺詩躊躇公甫將禹王隨刊則壤之心茫圖一畫今日海岱疆界與古何若今日青徐貢賦與古何若更將秦皇上嶧山紛功德之蹟而歎其誣妄并將漢棠陵夷當年未央長棠毀滅殆盡何以靈光一殿巋然獨存豈非恭王明德有足不朽此皆躊躇意也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對雨四句

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堦除。書懷四句

走邀王簿

太山之雲觸石出膚寸合不崇朝雨天下今雲峯況岐氣滿太虛潤澤九州之候也雲滿而雷作莫安處於幕

然雷震焉而背斷物之安處者不免於危有如此燕者當動而雨降莫自得於河魚雨驟焉而亦落物之自得者有時失勢有如此魚者我對雨書懷誰貸我懷亟望王簿耳今日此酒雖無清聖無幾濁賢但王簿未到座上之酒雖設而未敢飲門前之車聲未聞方竊竊然其聽益長者之車聲必有異猶恐其與雨聲相亂耳在我走邀之意方偎泥濘在王簿騎馬而來何妨直到堦除哉○公平生儍弃自命霖雨天下本其素志雲峯峻蒂太虛所謂書懷也季札如晉聞孫林父鍾聲曰夫子在此如燕巢幕上懼猶不免而又何樂公見當時在位者貪位固寵不知國事日非禍將及已乃泄泄處堂不免雷翻幕燕也落河魚或作從上落下既如漢成帝時天雨魚於信都京房占爲邪人進賢人疎玄宗開寶年間林甫祿山表裏爲奸譬之魚爲陰物本在池中顛倒在上爲驟雨落之亦見小人不能久得勢也無非書懷之意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 二句遊南池 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 四句南池秋景 晨朝降白露遥憶舊青氊 二句遊池之感

南池秋水溝洫皆通城隅之間小船因集我與王簿遊此小船集而馬亦洗正當晚涼時也馬方洗而蟬尚噪爭亂森木上也上有森木下有菱蒲菱熟時雨物之成功將退如此菱熟蒲荒八月物之望秋早零如此蒲類白露既降節屆授衣遥憶青氊舊物足戀也○溝洫水利修矣集城隅吏治暇矣看洗馬知封守無警亂鳴蟬知人煙稠集菱熟經時知雨暘時若蒲荒八月知氣候不爽有簿如此論道經邦可也青氊爲王氏故物公自鄉貢不第越今數載回念父書空讀壯志未酬青氊之憶有耿然不禁者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 一句完題下都寫宿 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四句宿時景象 欲覺聞晨鐘令人

發深省以貫意結遣宿

我遊龍門招提已得其槩矣顧山中幽致非宿不領宿時所聞者陰壑風生虛籟自響宿時所見者疏林月照清彩若散龍門高矣若天闕然象緯幾幾相逼招提靜矣若雲臥然衣裳冷冷侵人我始而遊繼而宿未幾覺矣人恍不覺然有發絕不聞焉能深省我方欲覺故晨鐘一傳即發深省豈非欲覺者聞不欲覺者不聞能省者不聞亦省不能省者聞仍不省耶○龍門矣大內對時有若天闕天闕自宜星拱何以曰逼他日曰妖星帶玉除是也故結曰令人發深省雲臥臥字實用如臥內之臥故對天闕李白雲臥對天書亦實用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此聯承風林句檢書燒燭短看劍引盃長此聯承衣露句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二句從左氏莊開一步結

夜如何哉。月動林中，始生之月已落，衣沾露裏，如拭之琴初張，而夜宴舉矣。莊有花逕，月落流花逕者，知爲臨水，莊有草堂，月落，帶草堂者，便見春星，我因風林織月落，想見暗水春星有如此，宴必燒燭，乃燒燭不盡，爲夏當張琴后，更檢書，燒燭宜短，宴必引盃，乃引盃不盡，爲宴，當張琴后，更看劍，引盃愈長，我因衣露淨琴張，夜檢書看劍有如此，此左氏莊，非吳會也，此夜宴左氏莊，非扁舟遊吳會也，如何賦詩方罷，忽聞吳詠，使往年遊興之與復發，何日重至姑蘇，直窮扶桑耶。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公自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金吾名之悌。員外家虢州莊在首陽。公開元二十九年，在河南，祭遠祖晉鎮南將軍於洛之首陽，曰小子築室首陽之下，則過員外舊莊，必在是年前後。又按員外有弟名之遜，皆附武三思，在五狗列，悵員外及其弟，但及之悌，自注最矣。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二句舊莊　枉道祗從人，吟詩許更過。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四句過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一句
字第
員外於中宗朝官居學士今池館雖在零落甚矣凡經過訪其舊莊莊既無主在道者亦祗從其入耳我則吟詩有低回不能去者今日在道者他時更過員外或者獨許我乎但在道者在吟詩者吟俱不免淹留矣雖則淹留亦但從者皆老訪問耳況池館空存宋公不見蓋不勝寂寞矣如此寂寞惟有向山河憑弔耳員外已矣或者其弟執念吾者尚在乃將軍一去大樹蕭蕭既悲其兄又悲其弟宜悲風至日暮偏多哉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開元末年河南北大水臨邑被災公弟爲臨邑主簿題曰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先勉之盡職也因寄此詩用寬其意次慰之安心供職也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 四句苦雨

黃河泛溢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二句之說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六句舍弟書至隄防之患簿領所憂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以上皆來書所云幷應聞道等句我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四句用寬其意

水勢大矣原其所自實由於天蓋陰陽之氣乖舛也風雨積而百谷漏百谷漏而黃河溢黃河溢而滄海連我聞苦雨後黃河泛溢如此凡屬職司誰不悄悄所災郡國到處嗷嗷不謂舍弟臨邑其來書所云亦復如此舍弟臨邑尤爲卑棲河堤坼矣防川爲急其來書所云已知版築之功不遺餘力而深歎黿鼉不能爲梁烏鵲塡河無據宜舍弟以爲憂也乃書中所述水勢不止臨邑北而燕漂畎畝而稼害矣東而濟沒蓬蒿而廬圮矣[illegible]

雖淤而近郭無人煙蛟螭橫而九臯成巨浸濟上如此宜徐關亦爲水府燕南如此宜碣石止存秋毫近郭惟螺蚌宜白屋無人但留孤樹九臯鷦蛟螭宜青天皆水并失萬般二十四郡無不被災信如我所聞圻洪河連滄海者夫河溢雖可憂利涉差可喜蓋因我衰已同泛覩得此遠涉則度索之蟠桃可採得此垂釣則龍伯之巨鰲可掣臨邑瀕海二物可致我弟之憂亦可寬矣

天賚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闤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梵香瓷甌甚安矣傍植慈竹蕃茲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與之所至而作是詩

時方改元故特提天賚

初太夫人盧氏公祖姆

一閬功盈尺三峯意出羣二句累土爲山領下兩聯望中疑在野下點堂

幽處欲生雲 點塵外 慈竹春陰覆 點慈竹 香爐曉勢分 點瓷既 惟

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 結還小司寇與我太夫人并作詩意

累土爲山者一匱之功不過盈尺三峯之意便爾出羣

意出羣何如本堂下反疑在野非塵外忽欲生雲慈竹

爲子母竹蓋茲數峯若春陰之覆峯不一香爐亦不一

承諸瓷既忽曉勢之分凡此皆意出羣使然惟南山在

野惟南山生雲惟南山有春陰惟南山有曉勢假山如

是是即南山詳爲此出羣意者小司寇爲太夫人壽特

借假山以致祝自茲以往氣

日氤氳我亦與至作詩也已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四句客東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四句起下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四句

贈李

我前後二年客遊東都閱歷人情甚厭機巧益洛陽之人趨勢利工於揣摩機巧所從來也我本野人自安蔬食一入世味便覺腥羶即蔬食安能下咽耶既處機巧又伴腥羶入道何日之有詩惟青精飯可以澤顏乃青精飯雖有大藥資則無所山長往山林蹤跡終絕耳幸遇李侯李侯侯非野人朮金陶彥今日賜金放還欲訪高人於梁宋間亦野人之徒也大事納詩則畏巧者可疎拾落草則不必大藥粮勝青精庶脫羶亦遠野人之願終得遂矣○天寶三載詔李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譖帝賜金放還白托劉武以賦日洛羽辭金殿是脫身也是年白從高天師授籙是專爲詩也同時有華蓋君隱王屋山見岑伊洛間梁宋之遊必訪此君後公昔遊詩可証

重題鄭氏東亭 公自注在新安界

鄭氏東亭與駙馬鄭潛曜無涉故有公注四字

華亭入翠微一句東亭下五句亭景秋日亂清暉崩石攲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承清漣句蒼隼護巢歸承崩石句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二句別東亭

亭華且高直入翠微惟高故秋日清暉搖亂不定也亭枕山宜有崩石崩石之勢山樹爲攲亭俯水宜有清漣清漣之文水衣交曳有水衣宜有魚魚銜岸而躍有所警也魚得水衣而深潛自爲得所矣乃清漣之間幾忘岸之高下故因衝而忽躍靜者有時動焉有山樹宜有鳥鳥護巢而歸有所感也鳥離山樹而遠飛自爲無患矣乃崩石之下不知巢之存亡故思護而急歸進者有所退焉魚忘機能觸機鳥知機能先機人何以不魚鳥若耶客于征途終無休息殘雲馬前依依欲飛我將去東都他適矣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也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二句

嶽

盪胷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二句望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以登嶽結

我鳳闕岱宗名岱宗如何今適魯庶得其似乃何山不青獨岱宗最高其青極遠由齊至魯盡色猶未盡也蓋由神秀之氣造化獨鍾故山陰昔恒昏山陽若恒曉昏曉於此另分郎日月亦不能爲主岱宗如何有如此者我望焉當盪胷時若生層雲之奇與俱吞吐至決眥處直入歸鳥之路與俱杳冥而青真未了也岱宗究如何會須有日凌絕頂覽衆山見衆山之小而岱宗之大此時決矣○秦始皇上太山陽從陰道下詩中陰陽二字有本不但貨殖傳陽則魯陰則齊也公置身千仞小視天下壯遊詩云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正是結意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

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以上叙與李十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二句同尋范十隱居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四句寫隱居向來陰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四句尋隱居之故

昔有陰鏗長五言古詩似者絕少李侯佳句往往近之今遇東蒙相憐不翅弟兄然夜則共被無異妻孥晝則同行何殊杕杜但此東蒙豈無幽期處爲覓居者李侯必聞有北郭生爲范十其居可訪也入門而高興若發真是幽期處也侍立之小童亦清不愧北郭生也忽焉久景落寒杵傳浮雲屯古城暮何以爲情惻念李侯被放久作屈原之吟橘頌豈但思歸欲爲張翰之討蓴羹李侯脫身范亦高蹈我於二公之間宦情亦淡滄海之處悠悠我思他日同期長往此則我來尋之意云爾○士爲不知己者死李爲知己者從憐君憐字不泛淮陰國士蕭何國憐而追之不能使市上少年憐洛陽才子哭公憐而薦之不能使朝中絳灌憐文帝憐李將軍矣

曰惜乎子不遇時不能使灞陵醉尉僕武帝憐司馬長卿矣曰僕不與此人同時不能使臨邛富人與卿如公明皇憐之陳希烈輩不肯憐即如李明皇亦憐之高力士輩不肯憐此曰憐君惟公憐君耳他日曰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夫至皆殺獨憐憐之一字夫豈尋常恨惜李白秋下荊門詩有此行不爲思鱸膾自愛名山入剡中句公曰向來吟倚以是遊荊門詎欲討蓴羹是入剡中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領下三句）未就丹砂愧葛洪（此句飄蓬之故）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二句飄蓬之情）

我與爾遊東蒙忽復秋來飄蓬如故者蓋因有志學仙丹砂未就愧葛洪之爲勾漏令也春去秋來日復一日痛飲狂歌空度此居諸我則已矣爾豈飄蓬意氣尚在飛揚跋扈亦甚雄矣今與我相顧更爲誰騁其雄哉○相顧者李顧杜公公顧惟李兩人而外無可顧盼者故結曰爲誰雄史稱李好縱橫術喜擊劍爲任俠正是飛揚

跋扈處亦只為丹砂未就耳。公早見其必攖世網。欲其斂才養氣。又深惜其信道未篤。不能成就。飛揚跋扈。正取禍之媒。公昔遊詩。東蒙赴舊隱。伏侍董先生。正其時也。

題張氏隱居二首

張氏。即叔明。隱徂徠山。與李白孔巢父等號竹溪六逸。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幽字領至末 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春山何必有伴。然春山不可無伴。春山無伴。求友情勤矣。惟無伴。亦獨往求友耳。此行為求友來。宜山中有伐木之聲。有聲不幽。乃有聲山更幽也。進而澗道尚有餘寒。歷盡氷雪。進而石門。直當斜日。始到林丘。此林丘。即隱居。何其幽也。人之多貪者。未識金銀氣也。誠識金銀上為敗軍破國之墟。則自然不貪。亦惟夜氣清者見耳。

人輒遇害者未覩麋鹿遊也誠覩麋鹿羣不為金鞍文繡所束縛則自然遠害亦惟朝氣静故察耳我乘興而來忧人桃源回首淵道石門已迷出處况對君之餘不貪如是遠害如是使人鄙恡消名心淡有若虛舟之觸何幽似之盍對君疑其有伴泛虛舟依然春山無伴也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　領下四句

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

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兼結前章

語意

我對君旋忘歸矣君亦來我晚興而留晚興何如此地有濟潭鱣躍潭發發其臨山中有春草鹿食草呦呦其呦呦之樂其樂如此留客有酒酒為杜酒是我家酒亦頗閒適作酒有梨梨為張梨即君家梨不假外求晚興如此席將歸矣出看淵道石門山路誠險所幸當歸醉後可以無愁我乘興來興盡返矣○句句與前章對發晚幽隱取乘興二字濟潭二句隱承遠害意鱣發發不罹網矣鹿呦呦不即險矣杜酒二句隱承不貪意盍酒

不他取。只須杜酒。梨不他覓。無過
張梨也。歸路險隱承洞道石門。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石門在魯郡東。考李
白有石門送杜甫詩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二句寫石門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二句劉九法曹來集石門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二句宴集晚來橫吹好泓下亦能吟結挽秋水

石門秋水。清澈無滓。客心似之。客如法曹。遂乘逸興。不以荒林為僻。投鞍馬而來會。乃瑕丘亦能吏。今日逢法曹。信為雙璧。此集誠華筵。既有賢主客。直得一金。未幾橫吹忽起。緣為龍吟。豈知泓下龍吟。聲亦相應。藉非秋水清無底。能有此能吟哉。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

東藩駐皁蓋北渚淩清河二句李北海來歷下亭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點自注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二句陪宴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二句亭景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四句感懷

李公守來濟將駐皁蓋自北渚淩清河將遊歷下亭也遊此亭者以海右之亭雖多此為最古況古亭非名士不稱濟南名士有蹇處士等一時交集我陪宴時登古亭覽雲山已堪發興交名士解玉珮更爾當歌古亭前有脩竹蕭蕭數竿不受暑氣何遠炎也古亭外有河濟二水從見當其交流憑空湧波於水性原不動也此皆真趣我蘊真真與遊正愜所願方期與公留連無奈落日催別何過此以往賤者如我固為物役貴者如公亦自不免今日從公後會難必能無臨別耿耿然哉○李邕恃才負氣處盛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終虞缺折邕不能用卒罹於害公蘊真之言欲其斂才入道方愜所遇也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藉臺觀舊氣溟海岳深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 以上叙新亭古城 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父吟 以上叙同登

員外所製新亭隱然掩映雖曰新亭其跡自齊梁以來傳有臺觀員外特因而敞之雖藉舊跡其氣湖山映發一若憑海帶岳溟漾深邃下則湖內圓荷菂舊物之生亦自昔也芳則古城遺堞亭新城之足感直至今也我與太守登臨其上芳宴具陳一時志盛哀絲忽作千古傷心豈以新亭遂忘已往於時主爲客壽宴向林開興公貴賤雖日有殊作詩倡和何嫌蓬蓽舒我野興欲公雅篇一似孔明梁父吟我兩人得兼有之也

暫如臨邑至䧿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暫如臨邑者公弟穎領臨邑前以河泛書至告哀也暫如臨邑故先至湖亭別員外李之芳乃之芳適之青州

一因而奉懷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四句王皓

山湖亭　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藹藹生雲霧惟應促觴還

四句暫如臨邑奉懷員外

員外所搆新亭既映湖陰直逼湖水我馬首指臨因於高林間暫歇較馬歇馬時但見鼉湖中鼉之吼鼓風奔浪魚之跳湖日映山員外何在哉顧我此行暫遊臨邑爲阻詞伯而言歎乃至此亭退望員外反在青關而未得從湖陰易生雲霧況鼉吼魚跳勢必風雨交作青關之觴員外向早言旋庶臨邑之行不至闕爲面別也

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　領下六句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　四句承茅屋句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

詞二句應
賦詩句
何上人無茅屋。已公茅屋。有不同者。故新詩可賦也。茅屋中。有枕簟焉。入林獨僻。有茶瓜焉。留客能遲。茅屋外。有江蓮焉。如搖白羽。有天棘焉。若蔓青絲。已公茅屋下如此。可以賦詩矣。但已公是支遁。茅屋之客。果許詢否。恐已公有詞無媿支遁。吾輩設難。有忝許詢。然則雖曰可以賦新詩。能無三舍避公哉。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四句有懷

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輿去。空有鹿門期。四句有懷之故

我遊魯郡。與爾狂歌痛飲。今爾去我。留書齋寂寞。豈無他人。不如爾也。此終朝所思。獨爲爾勞耳。我於書齋內更尋左傳。見季武子於韓宣子。封殖嘉樹。以無忘角弓。我平日。憐君如弟兄者。角弓之詩。何日忘之。當此冬月。

碪禍寒矣風霜應入歲月暮矣所以難就兩自落務辭
金殿以來到處風霜只恐不免爾當自言富貴神仙蹉
跎兩失況今一身將老也往年鹿門之遊原期乘輿今
天各一方鹿門偕隱往年不空有其期哉此寂寞書齋
獨爾思也○許李白與公石門一別便爲永訣此後雖
江東雲樹時復牽懷乃落月星梁竟成夢想碪禍風霜
二句料其將來失足風塵難成
正果不待潯陽夜郎悲痛已深

歸長安詩　天寶五載至七載

行次昭陵

將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公自東都西歸長安
應詔昭陵太宗陵在京兆府醴泉縣西歸長安時行次
其處也或謂此乘於北征時謂醴泉在京師北歸鄜州
所經亦是但不得況鐵馬汗常趨句以神兵與崔乾祐
戰爲証蓋王衣
何仍用漢事耳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二句況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
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傪辱賢路不崎嶇以上尊往頌太宗
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以上再提總挈
前段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
栢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以上行次昭陵

南北朝率皆膚主風俗之敝厥惟舊哉至隋煬不但膚
主天下羣指爲獨夫也惟時李密劉武周之徒皆興兵
問罪乃符讖所屬則在太宗故關中爲虎狼國晉陽兵
起一戎遂定於是天屬本親尊神堯之典父位禪子也
神功於鑠協大禹之謨武兼文德也隋末羣雄競起太
宗出而風雲際會皆隨捷足隋末天地否塞太宗出而
日月重朗能繼高衢且禮樂庶務率師古人房杜諸公
無非儒者魏顏從諫以魏徵之直往往見容瑞在得賢
致貞觀之治都由乎此豈知往者固承隋亂哉帝災猶
降民喘未甦自太宗一指揮東征西討遂安率土一盪

滌化青甆陶盡在洪爐當年功德如此今者燹邑茫茫県湖渺渺壯士幽人過而瞻拜俯仰之下靈爽如存玉衣猶衆也鐵馬還趨也獨行次者生不同時使松栢徒瞻塵沙自立開國雄風寂寥不見山隅蕭瑟流恨何窮哉○玄宗時金甌全盛公何以有流恨句蓋由開寶未將相非人玄宗政事悉委李林甫至陳希烈輩不過抱牘書名無昔將玄齡如晦其人矣杜邊將入相之路節度盡用塞外人至祿山兼領三鎮無昔時世勛敬德其人矣改官制創教坊文物不師古矣九齡罷宋璟斥朝廷壬老儒矣一鳴輒斥去直辭僇辱矣選司有堅書賢路崎嶇矣況一日殺三子天倫安在歲歲開邊黷武功安在太宗在天應有餘恨故曰流恨滿山隅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公自注甫從姑之子

有美生人傑 提從姑子 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後梁日帝王孫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靄孤騫 以上贈比部 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聞自幼謀拙愧諸昆漂

蕩雲天潤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以上自序

似此有美宜生人傑而爲我從姑子況蕭氏積德由來已久也漢有蕭何此部是其後梁有蕭衍此部是其孫非積德門而何不獨門第其性溫沉由歷官之久其形磊落抱經德之優著爲詞華後輩交推蔚爲風雅孤寄罕匹幸爲我從姑子得此宅相有柴姻戚於我爲從兄弟我於兒童便資討論面命耳提是見知非聞知也切叨教益長厠諸昆忝謀拙有慙雁行也我惟謀拙故漂蕩人間雲天愈潤沉埋林下日月徒奔今應詔詣京年近强仕前此曾忤考功今日致君爲時已晚雖欲追蹤古人如伊呂出處此意亦只空存耳惟中散愚公亦古之拙謀者一好鍛一以愚名村我學此二公自安於拙兄本長者幼年雖資教益今日枉重何堪落落郊坰從此歸老矣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二句點今夕咸陽客舍一
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
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
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以上今夕之事

我自詰難應詔今夕何夕歲云除矣當此更漏正長蕭條客邸計惟博塞聊遣岑寂夫成梟思牟則呼五白期倍勝也馮陵其氣袒跣大叫無肯成白乃五白不肯適成梟盧夫博塞者得盧爲梟亦屬僥倖然既梟後則以五白爲倍勝況呼盧得盧呼白得白乃稱如意今所呼則白所得則盧雖有百萬坐見輸矣古來英雄不能快意往往如此今夕與諸君遇雖不得牟何必非良圖哉古英雄如劉毅者不過布衣耳家無儋石立願最豪儋一擲常輸百萬安在必得倍勝諸君愼勿胡盧也○此章公借博塞見志着眼布衣願三字古來惟布衣願最迂最奢如空桑人抱耒而在天下隆中人躬耕而定三分即如公嘗自言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致君

堯舜上。立使風俗淳。安得壯士挽天河。洗淨甲兵長不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無非布衣願也。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四句寫李白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二句寫春日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結出憶意

詩者思也。白詩獨步。無人可敵。亦由思不羣耳。思超人外。故詩軼等倫。詩有辭采。貴於清新。詩有風神。期於俊逸。清新俊逸。思之飄然爲之也。能此者古惟庾鮑。今惟李白。庾鮑生於前時。無李白誰敵庾鮑。李白生於今時無庾鮑。誰敵李白。惜乎。我在渭北。所見惟春天樹。白在江東。所望惟日暮雲耳。夫思與文生。文萃詩成。文一字一字之謂。一字未達。足以害辭。兼以害志。苟非把酒細論安能致此妙理。今一渭北一江東。何日與尊再與商推

也○大抵公於李白不許其學仙只許其能詩故丹砂未就筭多徵詞獨詩一則曰有生[illegible]一則曰無敵學仙則於葛洪有愧能詩則於陰鏗庾信無愧也

李監宅二首

趙氏以李監爲李令問按令問隨玄宗平太平公主亂時已爲太僕少卿開元二十五年坐其子與回紇承宗遊又貶撫州別駕李監非其人也蔡夢弼又謂是李鹽鐵以次章有鹽官絆驥句夫鹽官絆驥是惜其才大官卑王孫豪貴郊首章所云豈尚有才大官卑之痛愚意首章是諷李監次章是美李婿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四句正寫其豪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結出

賦李監宅之故我亡長安不覺王孫貴矣由今觀之尚覺王孫貴耳蓋以豪家服食其意頗濃也施於屏者有金孔雀隱於褥

者有繡芙蓉夫孔雀所射芙蓉並蒂二物皆非無謂或金或繡則過侈矣至於羅列珍羞其爲雙魚我所知也其爲異味我不辨也且食雙魚已覺其美再登異味殊駭其重豪家家意頗濃如是於時一望門楣更多喜色豪家納婿已定乘龍乃知金孔雀繡芙蓉雙魚異味之畢備誠有故爾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回 四句承門闌多喜色句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敘李監宅

漢廷來 四句承女婿近乘龍句美其婿

承上章一李監門闌多喜色矣於時內而館中春風頓起外而城上煙霧都開且雜花鬬色分戶爭妍嬌燕羞容入簷却去門闌如此女婿若何其座上風流一見傾倒故我輩愛才不在豪華今日鹽官一時暫屈李婿人才豈終屈者况官職雖卑天家所授李監得此誠快婿哉蓋女既乘龍婿即絆驥不必嫌也◎傾座愛才暗用司馬相如一座盡傾人才足依公殆以卓王孫比李監以相如比其婿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鄭尚臨晉公主。主係皇甫淑妃生。天寶四載。公曾爲淑
妃作碑文。中有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等句。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領下四句春酒杯濃琥珀
薄。冰漿椀碧瑪瑙寒。此聯寫宴承六句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
磴霾雲端。此聯寫洞承首句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珮聲珊珊。結還主家陪駙馬
此謂禾原蓮花洞爲駙馬所尚主家陰洞也。陰寒之氣
煙霧生焉。時當溽暑。留客其處。爰設夏簟。色比琅玕。宴
設矣。簟爲夏簟。酒則春酒。浮於盃者。其味濃。覺琥珀猶
薄。酒爲春酒。漿則冰漿。浮於椀者。其色碧。與瑪瑙俱寒。
至於洞。本非茅堂。恍疑茅堂在於江麓。不覺生涼。亦非
風磴。忍似風磴。入於雲端。已覺無暑。故曰陰洞細煙霧。
夫茅堂風磴。鄭谷則然。今是秦樓也。主家得有秦樓。駙
馬原來鄭谷。遊其中者。以爲秦樓。豪華何在。以爲鄭谷。

物色不同，秦樓耶鄭谷耶，殆秦樓壓鄭谷也。秦樓鄭谷閒時聞雜珮珊珊有聲，是秦樓主宛然雞鳴嬿今日踞客，即雜珮贈答之意矣。○唐俗公主下嫁舅姑反拜，何有於客，相夫子使親賢下士難矣。此詩暗寫主賢不獨結句，即如主家第疑爲茅堂風磴，雖寫洞中陰寒，若無盛夏亦覺烏鵲橋鳳凰臺，忽作江湖丘壑觀，秦樓壓鄭谷，自是諾辭，不袪貴以其德，謂之壓可也。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領下六句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二句實寫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二句虛寫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總結

兵曹此馬，來自西域，名著大宛，豈獨成其爲大宛馬也。鋒稜何如，我見雙峻瘦骨何如，我見四蹄若風入焉。何行空濶，庶幾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也。

其實鋒稜瘦骨若竹批然，何其輕疾隨其所向無此死生真堪寄

託燕幾臨難無苟免與人成大功也信跳騰矣萬里而外橫行可決豈獨名哉○太宗叙十驥耳根尖銳杉竹難方公本此曰竹批雙耳峻曹洪乘白鶻耳中厲生足不踐地公本此曰風入四蹄輕此三句從有形質處寫馬無空濶淺言之爲注坡驀澗極言之爲臨陣無敵托死生淺言之猶昭烈的盧驀溪赭白極言之斷趙朔二客田橫五百士此二句從無形質處寫馬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殊字領下六句）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真借

結贊

鷹本鷙鳥當秋而擊原風霜之質今此素練風霜忽起豈素練然哉其所畫蒼鷹作勢殊絕耳本無狡兔素練上㩳身之勢忽疑欲搏並非愁胡素練上側目之形彷彿似之絛鏇以飾鷹者素練上設色光彩若可摘而下

軒楹以虛鷹者素練上傳神飛動若可呼而獵譬殊矣乃天下儘多凡鳥凡鳥焉用彼為安得此鷹起而一擊使凡鳥毛血盡灑平蕪此時何但風霜起素練也為軟快矣○前章寫真馬直寫到無馬處此章寫畫鷹能寫得真鷹出公於畫馬曰一洗萬古凡馬空茲於畫鷹曰何當擊凡鳥物之凡者不足充駕馭資搏噬洗之擊之可也人之凡者不足寄死生備緩急斥之去之可也慨殊驟擊凡鳥一殊一凡首尾眼目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汝陽王名璡讓皇帝長子封郡王加特進公壯遊詩云西歸到咸陽賞從實賢王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夙德二字題贈之主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八句美其才德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四句承聖情有眷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

問山陵四句承朝退無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
章罷鳳騫騰四句才藝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
一諾豈驕矜四句交誼以下自叙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
屢至崇重力難勝招要一聯包下十六句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
尊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
金井水簷動玉壺冰八句申足招要恩屢至瓢飲惟三逕巖棲在百
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
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八句申足崇重力難勝
王封郡王又加特進位從羣寮豈倖致哉蓋由夙德獨
優升聞於上不但以懿親重也有德則有才其才遠到
爲千里霜蹄其才高舉爲九霄風翮有德則有行其行
服禮置身規矩毫髮不遺其行推忠勤躬盡寢寐與靡

間因之帝嘉乃億眷顧特加然而王心益虛憑藉何有
惟有眷玆時賜醴時賜慶清閑之中一塵不雜中使之
遨游日怡乘推無憑故邦嬉遊敦奔友棣尊之親原自
多也山陵之貫不敢問焉況藝能有過人者以言博騰
學業富而詞華自王以言翰墨縱筆飛而鳳章自灑況
交誼有過人者已精文理更忘形而傾心友朋已極繾
綣郎一諾而驕矜盡化王賢如此我也何人敢史諧哉
雖歸曹植有忝于門乃對李膺自忘陋劣止因王恩招
要屢至不厭但恨我力寡弱崇尊難勝王恩何如款拔
宿露對高扶滿設尊罍燈棲鳧雁宿張燈者欲窮花
月之遊宴臨極浦者為避炎天之鬱蒸炎天避而炎氣
消金井寒瀾頓生研裏花月窮而月色出玉壺来片忽
桂醴間招湮之恩誠王矣我力何如自顧瓢飲野夫敢
樓遺老本寸蠡也豈測大海亦鵝腹耳敢貯如瀝所望
我王海量不勤遐乎庶幾仙人丹藥尚可拾級使人羡
慶王之門亦有佳客即我亦不愧孫登而共躋蘇門為
王長孺王恩崇重可勝任矣○人莫患有龍而憑也況
親王子弟乎吳王濞封五十三城後賜几杖恃龍而驕
李王獲寵有所憑也獻王封河間為諸侯王長好學修
古被服儒者竟得保世無所憑也梁孝王來朝景帝以

酒勸之曰萬歲後傳於王王坐此益驕佚[illegible]當畏卒用憂死有所恐也東平王蒼來朝明帝以葬迎王王不自安。上疏辭封竟以壽終。無所恐也從來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況朝廷異數寵之正恭之鄭莊於叔段親弟也請京予京請邑予邑段意公寵已而憑之不知于鄭之師已襲其後公於汝陽曰朝避若無憑獲王深矣鄭善之大曰若無憑猶漢高失蕭何若失左右手未合汝陽父親皇帝是明皇親題曰惠陵其山陵為天子特崇汝陽不敢開正見無恐處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仙在騎馬似乘船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仙在三斗始朝天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 仙在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前仙在白眼望青天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仙在醉中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仙獨推李白仙在一斗詩百篇張旭三盃草聖傳脫

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仙在三杯草聖傳焦遂五斗方

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仙在五斗方卓然

古來達人君子憫時病俗不得志於時因逃之於酒今日八仙是也其一賀知章知章越人習於乘戲騎馬亦似之且知章視巖底無異江湖意嘗在鑑湖一曲騎馬似乘船殆墜沉金馬耶醉眠水底又焉知也不謂之仙而何其一汝陽王汝陽為讓皇帝子非無故託之於酒汝陽嘗於上前大醉上遣人被出汝陽謝曰臣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則知汝陽胸中欲以酒自晦也不然龍宇天人姿虬鬚似太宗者不托之酒能自全乎所以直欲辭郡王移封酒泉也汝陽真飲仙中善藏其用者其一李適之適之之件李林甫罷相後詠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是適之之飲失志而飲也信陵見廢後日飲醇酒自娛楊惲落職家居日事縱酒爲樂適之日費萬錢殆以沉湎自廢期免林甫之忌耳避賢路樂清聖眞仙飲也其一崔宗之宗之風神瀟灑皎如玉樹似非酒徒然以侍御謫金陵亦失志而飲者阮籍見禮俗之士則白眼宗之則白眼望青天當其舉觴見得世無青眼者亦白誰爲我可白眼者此其沉醉埋照不誠飲仙中獨清獨醒亦與天爲徒者哉其一蘇晉古未有佛而飲者佛而飲自彌勒始蘇晉雅好浮屠尤以彌勒性嗜米汁而齋之夫晉好飲其天性也禮佛其寄跡也人有大不得已者斯逃之於酒逃之於酒不得又逃之於禪彼蘇晉者我不知其逃禪於酒抑逃酒於禪酒徒與爾士與直仙而已其一李白八人皆飲中仙李白爲主李白以詩豪天下不知李白以酒豪天下蓋一斗詩百篇也一斗詩百篇非百篇之詩有待於一斗乃一斗之頃詩有百篇之多所以沉香召而不顯蓮舟召而不來信爲酒中仙矣何以自稱世無拂李白者只自稱云爾其一張旭旭東吳之精也負放浪不羈之性托諸爲龍爲蛇之筆其書獨以草著將三盃後以頭濡墨古無此書法也嘗其醉時叫呼狂走及疾書而醒自以爲神書書能飲所者

皆難定旭在草爲聖在酒爲仙東吳之精二人而已其一焦遂人飲而囮求有飲而卓者飲而卓斯仙矣一斗至三四斗復求卓五斗方卓尤仙矣五斗方卓然其未五斗必放誕非卓者可知遂口吃酒後酬酢如注辨論驚筵所以爲卓耳八人者皆不得志逃之於酒然巳仙矣不得志於時者神仙之津梁也

奉寄河南韋丈人　公自注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二句頻有訪問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二句隱答問意　鼎食爲門戶詞場繼國風尊崇瞻禮絕疏放憶途窮四句頌韋仍帶訪問意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笑楊雄八句自叙亦帶訪問意　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結還故廬在偃師隱微訪問意

昔李膺爲河南尹孔融造門爲上客今我非孔融乃有洛客傳公逢人訪問問我年來已辭隱遁此身可免東西否豈知郭璞青囊依然隱遁尼丘章甫尚爾東西哉且我與公非等倫也公家聲尺五門列鼎鍾公風雅世傳詞推壇坫以公尊榮奚翅天上念我岐路久在泥中逢人而問亦云僅矣我嗜酒思尋陶令求仙欲訪葛洪無奈漂泊江湖儒衣已破淒其霜雪短鬢空垂天地莫容渦流難盎信矣章甫何之青囊焉用哉雖蓟子之知謬叨長者恐楊雄之誚難免衆人耳今公方治偃師理盤錯而神明亦遊編諷歌而徐義彌隆我有微廬幸邀獲庇犬偃師尸鄉往日有祝雞翁名登仙籍今日尸鄉如我雖蒙訪問潦倒不堪安得與祝雞翁並傳不朽耶○逢人問孔融句篇中三應疏放懶途窮句一應諸葛知蓟子句一應難說祝雞翁句一應一孔融也求郭璞青囊而窮尋陶令濁酒而窮訪葛洪丹砂而窮學蓟子神興而窮法楊雄草玄而窮至爲尸鄉祝雞翁而難說於不免於窮信乎途窮信乎道衛空也公秋述云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褻近似之矣頁杜笑楊雄句語意正同漢韋孟有諷諫詩故丹詞場繼國風

贈韋左丞丈濟 公自注濟之兄迥亦爲給事中

時公應詔李林甫忌人斥巳建言付尙書試問無一中者林甫以野無遺賢賀公因是退下有寄韋贈韋諸作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四句贈韋

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 四句兼黙

自注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蹰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以上自序兼述投贈意

左轄之位久虛以待賢者今丈由河南尹新遷是職朝廷喜得舊儒焉左轄何以虛位蓋相門之業民推韋氏也丈何以稱舊儒蓋韋氏經術自漢已重也一時羣議皆推韋氏爲前列特恨伊兄不能於今日同升夫鴒原之宿草雖荒天倫誠痛乃鳳沼之亨衢已接前列有歸若我應詔被放命也如何已成老翁豈有壯事謀及几

杖。其樹棲擊。屬在泥塗。不知甲子。猶矜餘力。謂大丞老丈之待我特厚也。丈不以歲寒。有衰顧遇。我所以尤慕向爾躑躅。所躑躅者。自傷老驥。志在千里。况屬飢鷹。專待一呼。丈有意乎。賜以吹噓。雖窮途之日。猶仰首之時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二句包括一篇 側重儒冠句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以下皆具陳之詞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早充觀國賓王此叙貢舉不第後儒冠悞身 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

蹭蹬無縱鱗。（以上四句叙應詔退下儒冠悞身）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以上述奉贈意）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數句贈別亦見不使儒冠終悞身意）

私恨生非紈袴。益紈袴溫飽。未聞餓死。我攜仕儒冠中人。益儒冠迂濶。往往悞身。此意丈人靜聽。賤子方敢具陳。賤子困窮之鳴。非丈人亦不能靜聽。儒冠悞身何如。甫弱冠曾與賓與。有志於儒冠事業矣。讀書紙破。下筆神來。一出而賦敵揚雄。詩親曹植。李邕前輩忘年下交。王翰名流卜鄰求友。自誇挺出。卽躡要津。庶幾不誤身不餓死。因而堯舜其君民。實止不誤身。庶幾不誤國。不誤君。不誤蒼生。實止不餓死。庶幾比其所飽之紈袴以飽天下。此意不遂。幾誤身矣。行歌旅食。幾餓死矣。寄兒肥馬。紈袴子也。殘盃冷炙。紈袴味也。朝而扣。暮而隨

到處悲辛。幾填溝壑。消前此貢舉不第。儒冠誤身。有如此。不料餓死之餘生。復有見徵之一日。無奈誤身於時昔。不免再誤於今朝。青冥之上。又經垂翅蹭蹬之後。豈誤有縱鱗。依然誤身。雖免餓死。甫今日應詔退下。儒冠誤身。又如此前賴丈人待我厚。遇我直耳。昔聞孔融於有客之前。今輒在何於百寮之上。此亦竊志罷冠私言不甘辭要路行也。乃原意拳拳。命不能遠蹈。敢怏怏於心既不能違從。此當戀戀行投踐而走已矣。紈袴不餓死白鷗沒浩蕩矣。東人游西去秦。將斷紈袴。羞勿被儒冠尚之一片終南數學渭水。昔何為來。今何為去。當擬一飯。高因很見爾人出而不決取狀。獨為是耳。從此以往道丨無行歎之客矣。京華絕騎驢之跡矣。當見門肥馬翳鴻飛冥冥者。不可即矣。江湖隻鳥。萬頃煙波。飄飄乎視富貴如浮雲。安在儒冠必誤身哉。行矣丈人知我心耳。○騎驢三十載。當是騎驢十三載。時杜公年未四十。

杜詩闡卷之一 終

杜詩闡第二卷目

杜詩闡卷之二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遊東都復歸長安詩 天寶八載至十二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注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以上廟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四句玄元皇帝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五聖聯

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以上翠栢深書

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四句謂府冬景身退

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以諷意結

丹臺仙真曰玄都北辰爲北極廟在洛城北是爲北極惟玄則閟宮以禁往來憑高而列則長矢遠廟曰祓設官以象事生故有守祧者以昭其禮有掌節者以備非常於時霜露既降碧瓦初寒水木相承金莖一氣其下之廣則山河扶其上之峻則日月近廟製尊嚴加此王於玄元遠則仙李一株盤根自大近則猗蘭一殿奕葉重光史雖世家見遺經則今王手注也廟中有畫則前輩吳生擅場獨步其布置森羅能移地軸而遠若使近其點染妙絕掀動宮牆而死者疑生配極憑高廟中聖祖在焉五聖龍袞畫中諸宗亦在焉守祧掌節廟中鵷鷺陳焉千官雁行畫中師濟亦陳焉以言五聖不獨龍袞冕旒亦俱秀發以言千官不獨雁行旌旆亦盡飛揚畫手擅場如此於焉謁廟氣象陰森則栢景深梨籍迥也音響閒寂則玉柱吹銀床凍也因拜手颺言曰今日

玄元即當年老子在周柱下之官不顯至漢道德之經
始傳當年老子亦自言曰谷神不死夫谷神果不死今
日養拙不知何處降靈人間必不然矣○此詩大指在
結四句身退則辭榮恬退老於柱下不必有玄元皇帝
之元聖祖之號經傳則道德五千自足不朽不必有告
錫靈符妙寶真符之說谷神不死養拙何鄉何有於像
開元間繪聖之像何爲天寶間丹鳳門之降何爲也且
何有於廟開元間興慶宮之迎何爲天寶初紫極宮之
建何爲也玄宗惑於神仙至有宮中開天
語之妄築壇鍊藥種種迂怪詩爲微諷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四句龍門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四句龍門之感

東都龍門其勢橫絕大野爲斷而驛道即出其間夾於
驛道者有樹龍門橫野則驛樹出城樹色葱葱若未也

其氣色崔嵬因與大內對峙其金銀焜燿爲有佛寺莊嚴所可感者偶然往來彼時頓易只此川陸跋涉何窮勞役征途之日悠永無涯也歎勞生之跼促實有涯也誠不知川陸上往來幾回相關始盡耶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四句領全篇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以上承人生不相見二句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以上承今夕復何夕二句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總結

昔有賓沈閼伯兄弟不相能者爲參商星終古而不相見人生幾隔動即似之言念及此今夕燈前誠出意外何以如參商哉其在者昔年少壯曾幾何時今日相逢鬢毛都白其亡者故舊幾人半爲異物驚呼不見空熱中腸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爲此深悲耳今夕何如山今邈昔二十載矣詎料今夕重登此堂昔日別君君未婚娶今夕相見兒女成行見我雖有父執之呼問我不知何方之客問未及答酒漿已具春燈夜雨剪韭炊粱會面既難累觴不醉誠念故人意長耳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夫豈易得者已矣明月行矣吾此行由東都至長安中隔終南二華在天參商在地山嶽時昔參商今夕燈光幸共共明朝山嶽他年相見何期世事茫茫誠不可必明日隔山嶽又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也世事兩茫茫安得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也勉游處士毋忘今夕哉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

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八句頌陵太宗

鬱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二句昭陵 再窺松柏路重見五雲飛 二句車駕

隋之亂如草不齊如脈不明草不齊須齊之脈不明須明之而望英雄起耳太宗是矣所以人歸天與一時手提尺劍身着戎衣風靡靖社稷安也資輔弼之翼亮文德以興承高祖之緒業武威卽戢作之前者有如天之聖圖垂於後者有以新之宗祀太宗功德如此今日陵鬱鬱葱氣盤山曲熊羆侍衛兵守翠微吾昔曾行次今一再窺松栢舊路還見五色採雲也豈群正未艾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四句提綱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撑幽。

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淸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上承高標回跨蒼穹二句

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以上承自非曠士懷二句

莫高蒼穹。塔高直跨之。無論有風無風。覺烈風無時息也。夫登高望遠。可以寫憂。苟非曠士。如諸公百憂反集矣。高標跨蒼穹何如。蓋自正法沒。而象教興。浮圖以建。象教起而眞想窮。遐想何窮。卽如此塔。其中磴道似龍蛇之窟。初徘屈曲而始穿。其間層級多枝撑之幽。歷盡盤錯而后出。當其仰焉。開北牖而星光可數。凭西軒而天河有聲。恍聆白日馳。大火流。若見肅秋行。涼飈落。塔高與上近。所見親切如此。及其俯焉。秦山之大。忽而細瑣。涇渭之流。杳不可尋。而況城郭宮室之微。總在皇州一氣之內。塔高且下遠。所見恍惚如此。不眞高標跨蒼穹哉。我與諸公何爲登玆。翻百憂也。雲斷蒼梧。虞帝之南巡不反。日斜瑤水。穆王之宴樂何荒。弔古之餘。忽有

哀鳴從容去者為黃鵠嗟此黃鵠何其失志不能自謀耶哀鳴之際更有摯鳥得食呼者為陽雁幽哉陽雁何其得志耶第免斯飢願為黃鵠志則高矣一飽無時禍為陽雁食則得矣守貞安在既悲往哲又傷物類為是登茲翻百憂耳諸公想有同心也○按慈恩寺塔係高宗建高宗欲納武才人幾覆唐祚在天之靈應有遺憾故有蒼梧雲正愁句明皇不鑒耽於淫樂驪山溫泉迷而不返無異瑤池荒宴故有日晏崑崙丘句鵠本摩天一舉千里今去不息無所投時事可知賢人君子棲皇失所其象如此至於雁其性隨陽其食稻粱原與鵠異小人得君而仕貪位戀祿有固然者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支青以上張四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

草垂老獨漂萍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六句自序

學士垍位崇隆既翰林而逼帝座勢力雄濶以此力而破滄溟宮尊矣尚寧親公主似漢成借行之張放起禁垣第宅豈光武共臥之客星諠亂矣惟尚主故撣毫侍便殿之中稱觴在大內之處惟翰林故紫泥封誥得兼領夫集賢黃麻宣辭有六經之典貴惟翰林之職金帯應分因尚主之親務支兼賜學士如此亦念故舊如我向思隨高鳳而騫騰今力不勝矣向嘗共聚螢而勵志今空餘其泣耳生如春草為榮幾時老類漂萍不知所止當年山陽會裏我弭亦是一人今日故人悲歌學士豈應充耳試一聽焉能動念否○貴妃瘖生荔支垍在禁中宜有此賜以張放比垍亦屬諷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二句從故武衛發端壯夫思敢決伏次章哀詔惜精靈伏末章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疎濶編

簡爲誰青 四何哀撫之故

武衛之職統領宮廷嚴警之法者當此寒夜警衛正嚴邊見前軍大星忽隕將軍死矣想其敢戰尚有壯夫偏其情哀但傳哀詔夫將軍使壯夫思哀詔借生時何不封侯蓋因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又邊將盡用番人將軍用武無地耳朝廷既無戰矣宿衛之金戈焉用燕然竟勒銘矣書生之柔翰爲傍無戰焉得封侯宜其意蓋疏潤勒銘必登編簡不知爲誰而青哉○開寶時府兵罷折衝停民間挾兵器者有禁王者今無戰正謂如將軍不使折衝萬里乃坐老宿衛貴志以沒耳漢文帝語李廣曰惜乎亍不遇時使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詩意如此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概順 承舞劍 猛噬失蹻騰

承鳴弓 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氷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八句通篇敢決

中壯大思敢決句。今特無戰耳。將軍敢決。曾著沙漠
就弓劍言。其舞劍有過人絕技。其鳴弓有射獸奇能。推
其然。故當舞劍時銛利之鋒縱橫如意。何行不愜順也。
當鳴弓時猛力所噬應弦飲羽。何物有驍騰也。至於窮
邊絕徼赤羽微禽為千夫治勝之具。遠塞苦寒黃河腹
堅為十月成冰之時。似此絕徼苦寒。將軍壯年曾經舞
劍鳴弓橫行其地。此其神迹所由至今稱之。壯夫思其
敢決哉。○猛噬即飲羽意。猶曹景宗所云箭如餓鴟
叫澤中。失驍騰。獸失其驍騰。赤羽赤雁也。當轉餉不繼
以射徼所得食為軍中需。此見不能飽騰意也。或作失
箭蕤。謂黃河十月軍中猶執冰取水而飲。未合此句。不
過苦寒耳。千夫勝則飢。十月冰則寒。故橫行為敢決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飈。四句送挽

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二句精靈 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

結還惜意

中哀詔精靈句。今特無戰耳。將軍精靈至今不沒
將軍卒於長安。哀挽出長安城東去。出青門歸矣。將軍

絳人此去歸葬絳州遙知新阡在絳水濱耳一時下感路人泣涕如雨上感天意悲風颼然將軍已矣乃舊時部曲其精者仍欽不以將軍棄世有異平生塞外匈奴其來威猶昨不以將軍棄世故來人冠精靈使然也所傷者往時威略無由復覩青門絳水間惟有將軍大樹落葉蕭蕭所由哀詔惜其精靈耳

高都護驄馬行

按高仙芝高句麗人從軍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薦至副都護天寶六載仙芝討小勃律王有功授安西四鎮節度使十載入朝公詩當作於此時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歘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包下十二句功成惠養隨所至飄飄遠自流沙至中安西都護二句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申此馬臨陣二句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

萬里相看汗流血中足雄姿二句結還臨陣二句意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擊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申足功成二句結還安西二句意

都護今日爲四鎮節度然猶是安西都護故有西域青驄此馬出自西域聲價高矣今都護騎之入朝忽向東來乎此馬於安西久經戰陣目無勍敵與都護一心成掃除邊陲之大功何由忽向東來哉蓋由都護功成加以恩養故隨其所使今日騎之入朝飄飄然自流沙東至長安也安見臨陣無敵哉相其雄姿從未伏櫪察其猛氣當在戰場則臨陣可知所出佐人成功耳雄姿猛氣何如其脫從其蹄高踏鐵不避也交河層冰何足當其騰踏耶散五花成五斛滿身皆是也萬里長途方見流其汗血耳夫豈伏櫪不思戰場者無敵而成功有以也然必逢恩養之人如都護然後隨其所使長安壯兒不敢鞭策惟有擊電之姿傾動滿城而已其意若曰我既遇都護願青絲絡頭終身効力所借今日功成邊陲無事忽向東來耳何由一日出長安橫門道再赴安西

庶不負都護惠養益長我西域聲價耶○通章借馬美仙芝之與人一心成大功者似仙芝之討勃律王時遣使奏捷王帥夫蒙靈詧怒仙芝不先言已遽發奏幾斬仙芝之靈詧以二心疑仙芝故云然耳交河幾蹴層冰裂郎指仙芝之討勃律時度坦駒嶺破阿弩城婆夷水藤橋等事十一載仙芝為右金吾大將軍故有青絲絡頭二句後仙芝討安祿山以邊令誠讒奏見殺其人顛末足嘉也

兵車行

天寶十載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瀘南七月大募兩京兵以擊之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詣送軍所百姓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故作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公自注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上七句作者記事以下借行人口中敘述到底道旁過者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以上行人敘述前番戍卒飢大敗瀘南時事北之山東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以上行人敘述今番戍卒即指捕人詰軍時事北之青海

今尸作㸚車聲轔轔馬鳴蕭蕭行人腰間各帶弓箭其耶孃妻子相送咸陽橋時者塵埃蔽天一時行者止者牽衣頓足攔道而哭聲徹雲霄耶道旁過者詩而問焉行人但曰似此點兵我生以來非一次矣其中或有十五歲者已點防河衆頭而去至今四十尚復不免而西去屯田頭白戍邊者凡此防河屯田於邊者流血成海矣武皇開邊興猶未已往日山東二百州人務耕桑煙火相接自開邊以來防河屯田歲歲不免遂使村落無人皆生荊棘君豈不見頻致問耶或有一二健婦不充征戍雖把鋤犂隴畝終荒耳往日山東之卒如此況我不幸復爲秦兵朝廷又以能耐苦戰雞犬驅之也長者下問我我本役夫雖有怨恨何敢盡言爲朝廷討之此兵皆耕夫假如今役不休冬租安出我耶孃妻子但知生男好生女惡也今殊不然女得所歸男無死所彼時靑海之戰白骨成行豈無耶孃妻子誰來收骨我今日點名而往將來白骨料無人收當此天陰雨濕舊鬼新鬼啾啾哭聲靑海之岸不知幾下爲也君豈不見頻致問耶

杜位宅守歲

位爲林甫婿不免附勢故爲公從兄弟直書曰杜位也既不弟焉又從而姪之按公於宗人未有姪之者如示從從孫濟只濟耳示姪佐只佐耳送從弟亞只亞耳寄從孫崇簡只崇簡耳惟位往往姪之於成都寄詩曰寄杜位於夔州寄詩曰寄杜位合之此詩命意可見從位以林甫黨從諱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四句守歲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四句守歲所感

歲除矣今夕守歲姑在阿戎家耳而椒花之頌已豫製也簪纓合沓廄馬交嘶何媚娛之熱鬧燎火成行林鴉爲散何氣焰之升騰阿戎家守歲如此其如我意蕭索何自念四十強仕詰朝逾期縱曰飛騰有時榆景難挽往日生涯猶思跼蹐故爲禮法所縛今已矣惟有痛飲是我前程我守歲時感懷如此○晉宋人從弟皆稱阿戎近註作王思遠小字阿戎思遠濟介有識鑒能憂隆昌之事非杜位比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玄都壇在長安子午谷李白與元丹丘遊疑即此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四句元逸人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四句玄都壇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四句寄詩之意

逸人學道曾隱東蒙久佩含景之劍今去東蒙來子午谷於陰崖上結茅獨處屋前所對者玄都壇壇前所有者一片青石耳夜聞子規聲疑裂竹晝見王母影欲飜旗長往於此誠為得計况芝草琅玕日生月長供其餐服也我遥望子午谷西淵水窮處有鐵鎖高懸絕人援引逸人置身于此蕭爽非常真福地哉○時明皇惑於

神仙山人王立翼紛紛以妙賓貞符尉元撰 修弃于午谷不作文成五利想高人一等矣

樂遊園歌　公自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淒淒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任眞率更調軟馬狂歡賞六句總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回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以上寫樂遊園盛事應起二句 郤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以上寓所感慨應公子華筵四句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結還醉中作詩意

圖自漢宣帝時誠古矣當此晦日壓柔草萋長安士女都會於此公子華筵遂設原上下臨秦川其平如掌乃酌酒之具不過長生木瓢何其率也未幾鞍馬更調窮極歡賞顧此園地近曲江即朝廷芙蓉園所在開元間天子築夾城自大明宮直達曲江芙蓉園今日青春波浪掩映芙蓉之圃白日雷霆震動夾城之仗夾城之仗移而閶闔門開矣蕩蕩然天體清堅自在白日雷霆之上芙蓉之園幸而曲江幕列矣爛爛然銀牓排列若出青春波浪之間於時拂水翻若舞袖低回綠雲上者歌聲清切樂遊園盛事加此蓋年年有人來遊年年有人醉此矣我對華筵撫歡賞欲未及辭悲從中來者爲此白髮難拋耳白髮難拋亦且深盃不辭矣當此春和一草一木皆荷皇天之慈忻忻然有以自樂獨我賤士見醌聖朝今幸三賦得叨宸賞乃待命集賢又復踰年夫豈皇天罔覆終遺賤士乎回首園中華筵已徹于朝于市各有所歸獨此老翁終年待制一身漂泊進退兩妨獨立蒼茫有詩成吟罷轉淒其者安在其爲樂遊園也

奉贈太常卿垍二十韵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淵詣絕古今迷氣得

神仙迥思承雨露低（六句詠其神仙媚上）以相門淸議衆儒術大名

齊規（二句）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

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友千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

籍踰靑瑣亨衢照紫泥璽乩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闘

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以上敘張卿）適越

空顛躓遊梁覺㦎悽參知終畫虎徵外是醯雞萍泛無休

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眞難涉靑

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

鵲棲（以上自序）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結勉其薦賢事主）

方丈崑崙皆神仙窟宅一在三韓外一在萬國西東西建標潤絕天地跡泰皇漢武一望而迷今賓仙洞猶方丈崑崙也張卿兄弟往求真符而即獲其神仙之氣得之獨迥宜雨露偏垂為天子寵榮耳然張卿本係相門相門豈無儒業張卿原有儒術儒術自可成名今乃以神仙事上乎況一門軒冕直羅天闕張卿琳琅尤為介珪地望華矣所賦之詩分官爭頌所典之樂后夔咸稽筆力縱橫凌礪衡之賦鷫鸘詞鋒犀利若賀鍚之瑩鵜膏才情健矣而況兄弟之間莫不挺拔公輔之望各有端倪尚公主而內庭置宅地踰青瑣兼學士而制誥天衢光照紫泥直至金壺傳箭之宵幾是玉勒退朝之候恩榮盛矣文章垂絕域皆傳嘉謨即達黎交誦綸誥之職今日方膺班序之躋他年難量張卿宜何如報主哉我始適遊繼遊梁下第以來應詔又退畫虎不成醫雞自分已傷淪之忽想桃陰昨者大禮三賦業動宸聰似此吹噓人所爭羨乃獻賦以來待制集賢又經二載邈者止送有司參列選序騰躍之事往往多睽信哉碧海茫茫丹梯杳杳主上眷顧非深不挑鍛鍊豈事提攜誠切自傷迂疎譬之在檻哀猿無枝夜嗁卿為大臣有薦賢之職者臨職之暇應指約蹟載此老翁而去何必求

神仙於方丈

崑崙外也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以上美野諫官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以上將期一自序諾重欲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結出贈詩意

諫官亦達矣乃諫議不以諫官達以詩名達何無虛發七札能穿才不讓人三舍爭避思則出羣奚超雲烟飄忽律則入細直使鬼物遁逃毫髮精工靡有遺義波瀾結構不類小家也若我宦達未能詩窮日甚野客依棲終無得所天心仁愛故薄浮生多病欲歸覺儒服之可已冥搜無地任客旌之所如乃仙居縹緲絕鳥難攀焉

蒟崢嶸旅食有愧雖見知天子頻闔有使者之求乃特
詔集賢稱衡取諸公之獻殊不知野人所望不在諸公
在諫議也苟遊一語自傾寸心益諫議以詩義
早知名似能憐才者忍漠然於步兵之慟哭哉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按鮮于仲通初政富民其除京兆在今林甫初薨天寶
十一載楊國忠初拜右相以天下爲己任設收人望時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四句泛起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鵰鶚離風塵侯伯知何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以上叙鮮于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

後郄詵討疏擬翰墨時過憶松釣獻納新皇祭中册詔裴
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
生霑忌刻為事益酸辛 以上自叙 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
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結還奉贈意
多士充庭賢良絕少蓋由異才間出其英爽之氣必殊
倫絕類耳今得鮮于京兆矣誠然漢張敞爲朝廷近臣
所必需者驊騮神駿獨邁前途鵬鶚摩霄迥出塵表屈
指當今侯伯誠然更僕難數若論文章致身惟有京兆
一人起家採訪支使忽節度忽京兆遷除之速一若天
家等級齊飛可越往日沉淪容易便失失沉淪磻溪之
釣立脫郢匠之斤遂探矣超等級雲霄之地已逼台袞
之位㡬覩矣況有于七人皆輩令聞且主稱元禮座鮮
雜賓我今日亦慕義聲來耳顧京兆義聲誰不感激乃
腐儒敗績輒復逡巡自鄉貢下第以來吝迹彌遠阮轍
多窮天路愈高雲梯何處年齒將老依然孺子之學詩
鄉賦未忘思作嘉賓於異日又自愧不得如漢之晁錯

見徵賢良晉之郄詵與選高第計疎則翰墨可疑恐有未工也時過則松筠堪憶愛其晚節也今日獻三大禮賦雖仰投獻納皇眷尚紆乃召試文章紫宸曾謁於是追隨諸彥冀申微才所可歎者效已見於前也曩者破膽作威已遭前政之媢嫉陰謀叵測久恨秉鈞之非人邪此微生偏遭忌刻從茲萬事祇益酸辛今日待詔集賢幸秉鈞者非復前政陰謀光京兆於秉鈞丹青之地尤獨變合雨露之恩必有獨傾於此有人窮年旅食京兆有薦賢之職尚其早達乎津哉○史稱仲通多讀書故曰文章實致身史稱仲通有才智故曰操持郢匠斤史稱仲通輕財好施薦引國忠爲章仇兼瓊畫策故曰義聲紛感激史稱國忠德仲通故曰交合丹青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送韋書記赴安西

時以封常清爲安西節度使韋書記安西正赴其幕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包下六句 白頭無藉在朱紱有哀憐

書記奏三捷公車留二年四何分頂雲泥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結還送別

我滯京邸夫子忽除書記從此一雲一泥相望懸絕夫白頭之人無有聊藉我其泥矣夫子為書記哀憐有人夫子其青雲哉書記之職參謀軍事夫子此行建功幕府必一赴主將即奏三捷為雲寧有量那我待詔以來已經二載留滯既久除授杳然殆將泥塗老矣一雲一泥相懸如此夫子赴安西我亦浮東海從此一別東西茫然相望不相見矣

但雲泥懸絕而已

投簡咸作成宇悅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才傑軟裘快馬當冰雪兩縣諸子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

乃疎頑臨事拙飢餓動即向一旬舉家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吞聲淚垂血以上自述投贈意

咸陽華原皆為赤縣兩縣諸子赤縣官曹也翩翩裘馬若不知有氷雪者何苦寒之有長安中苦寒者獨杜陵野老耳況南山種豆秋來已荒青門種瓜凍地又裂人苦寒而骨折物苦寒而不生是人苦寒又苦飢矣彼鄉里兒童富貴驕人翩翩項領誰知我苦者朝廷上豈無故舊禮數亦絕蓄不合時宜臨事迂拙何怪苦飢經旬苦寒百結耶諸子裘馬之餘亦見空墻日晚時有人出涕無聲但垂血淚亦當動念也已○誰字隱作推擠之推才傑之路此等官曹推擠之也前此李林甫擅權蔽主妬賢嫉能為豆苗早荒饑之象今日楊國忠謬收人望無論賢不肖依資注官是瓜地新凍裂之象此赤縣官曹鄉里兒童紛紛得志也楊惲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語意正同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昭代將頭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森官驗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以上集賢院召試文章竟與蛟螭伍寧無燕雀喧青雲猶契闊陵虞不飛翻四句止送有司參列選序儒術誠難起家風燃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以上明賦意

我幸生昭代一身將老自歎貢舉不第應詔又斥途窮矣遇逢明廷有事獻南郊三大禮因而叩閽一時意氣遂干星象偶然三作便動至尊於是召試文章則宰相命題宗伯討論庶幾乘風而去鶂路可遺隨水而來龍門直到乃能門雖到斷混蛟螭鶂路未遺喧歸燕雀今日北送有司參列選序是青雲絕望翻飛興盡矣因念儒術已非進焉却足猶幸家聲未墜遲可傳經況多病頻年欲採鹿門之藥冥搜有志敢迷漁父之津且整歸

旌猶傲眷戀者在日二賦詠荷
嘘吹今日二公實切瞻仰爾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點交
貧此道今人棄如土歷輕薄何
雲雨聲勢實則虛無故反覆無常似此輕薄亦何足數
古有管鮑其感恩知我比於父母貧時交情始終不易
奈何今人棄管鮑交情
如土徒爲雲雨反覆也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萬
草千花動凝碧以上言絲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
二句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裁二句春天衣着
微

爲君雖蛺蝶飛來黃鸝語落花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四句着香汗清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二句感歎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以正意結

絲貴白今此線絲但須長不須白時好可知只須長者將來或爲越羅或爲蜀錦其長短但憑金粟尺也不須白故所染之色登之象床行之玉手但見紅碧相亂也素質既改投之鳴機未幾裂下象色相射織成矣美人珍重前勞加之細意縫帖妥而披縫施裁縫施而針線化細意引此衣成矣此以爲君也乘此春光著之而舞即蛺蝶亦隨落花遊絲亦飛亦語若有情於此衣若然則此衣隨春風照日以飄飄輕舉亦甚慊君意哉無何汗内侵塵外襲顏色受污矣未幾新者登故者棄向時紅碧置在何許即白絲可知才士矣即白絲之開新合故可知才士汲引難棄捐易矣時勢使然誠不足怪人情似此此能無恐懼亦姑且忍而已○線絲六句比才士不能自守其故美醜妍媸與時推移蓋所望於汲引也美人六句比才士不忍自設其長呈身識面冀投時好

蓋不知汲引之難其人也香汗二句比才士不能自保其終取舍愛憎委之時命蓋自外必遭棄捐且忍覊旅也故直接君不見二句公獻賦待制見沮時相棄捐矣尚濡遲未去者誠忍之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公自畱贈崔于後還鄉旆整故山與濃貧交之傷白絲之歎既有慨言之彼何將軍於裘馬困頓時獨有濠梁見招之舉夫山林幽人逸士所棲也將軍內不在宿衛外則在邊陲將軍何以山林意者非城東種瓜之客卽灞陵射虎之人將軍而山林可以知將軍之世矣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　四句山林

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四句陪遊

我旅食京華長安歲月消磨塵俗中耳南塘之路不省何處今知由第五橋去卽是也將軍山林在長安城南塘坡處卽南塘第五橋之間與有橋則有水名園一帶宛在中央有園則有竹野竹幾竿遙疑天半因顧廣文

喜其舊好因念將軍幸其同招吾由城南至此馬力能矣但我平生最多幽興今爲幽興來遊又何指南塘路第五橋之遂也○幽興二字直貫數章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承夏木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羮承風潭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

結出泛舟

山林中有風潭潤逾百頃風潭上有夏木清列千章此千章木有卑枝結子低而可摘有密葉巢鶯暗而難窺此百頃潭網鯽爲鱠細若銀絲採芹爲羮清加碧澗於時泛舟風潭嘗絲鱠吸芹羮何其似越中之鱸魚蓴菜也當此晚飯得此二物何異身在越中行哉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承首句滋蔓匝清池承次句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中上異花開絕域露翻兼雨打開

坼漸離披 中上茲蔓匝清池

山林佳卉莫如戎王子矣種自月支路遠萬里誠不知何年別彼遂至此處既名戎王子是爲異花應開絕域既已別月支難免茲蔓紛匝清池催開絕域故漢使到西域而未詳神農有本草而不載催匝清池故露翻而漸至開坼雨打而直至離披似此異物遷地不良亦可慨也○露翻二句亦是寄慨公抱致主匡時之畧三上長安扣閽天高苦寒骨折至鄭道出褒皇交過屈宋乃一官獨冷每飯不足郎如何將軍不在朝不在邊棲遲丘壑同於山林長往者無非露翻雨打開坼離披意舊註云我讀此再四感歎甚深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深渦沒馬藤蔓曲藏蛇 四句山林

詞賦工何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四句卜居

有山林則有舍由山林觀旁舍甚連高竹有旁舍則有疏籬由旁舍看疏籬總帶晚花旁舍疏籬際有碾焉兆處水勢旋渦深堪沒馬高竹晚花間有藤焉其下蔓延糾結曲類藏蛇山林如此我獻賦待詔不能中選詞賦

雖工其又何益爾名園樂志蕭然長往其爲跡也誠然未除詞賦工無益書籍焉用哉山林跡未除東家可問矣我將賣書買山結茅於此與爾爲鄰不亦可乎○呼將軍曰爾東家可知長安道上東道不通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二句山林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六句安

有園林必有山水山水非人工不奇今引江作池直破滄江之水鑿石爲洞如開碣石之山人工奪造化矣於時宴樂則蔬有筍臨風初折其綠方垂果有梅著雨方肥其紅欲綻取諸園中笋依肴梅薦豆不患其乏也狎客則指開銀甲用以彈箏觴於斯侑主人則腰下銀魚解之換酒既何發務未幾乘興移尊無須灑掃席苔而坐又何適與○銀魚換酒使有懶朝參意

前飲花樓後移蘇下此飲莓苔次第歷歷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 四句酒後

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四句山林

掰苔移尊遊暑也乃覓醉矣忽焉風磴上陰雪吹來雲門間瀑泉漪明暑氣散酒醒矣遂思臥簟酒氣散衣冷矣隨欲裝綿我去城市入山林頓忘炎暑覺此府一衣枕在巒彼中沃以清涼况野老不知世外有客則聚族而觀將軍姓復源財河魚亦聽人網取於此淳朴信乎剩水殘山不在大地山河之數而自有一山川也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　四句重宴

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四句山林

酒醒矣與未也因將前席再移棘下棘樹容則有寒雲色猶是風磴雲門也因於棘下再設茵蔯茵蔯設則有春藕香不但綠笋紅梅也生菜既美加茵蔯而美愈添食單未涼隆棘樹而涼乃益我與將軍避暑欲此但見野鶴乘涼趁晨光出山精畏熱去日深藏只因此開闢碉石破滄江石林之奇蟠於水府去城市以來百里之內獨此蒼蒼坐是留連忘反云云天資開豁成號尚豪侈水陸珍羞動輒牙盤數千明皇爲藏山治具滿盆飯器皆飾金銀公於將軍一桌一單表其儉朴良有以也單郎簞

憶過揚州滑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四句憶長安遊與

荊船恩郢客解水乞吳兒二句思吳越舊遊坐對秦山晚結長安江湖與頗隨結吳越

我三在上長安一身將老回首壯遊眞成隔世即如長安行樂亦曾遊揚州滑走馬於定昆池上此時醉矣把杯不覺狂矣倒帽不知往事如此今日者無復走馬之興惟思郢客爲我荊船並許吳兒愛其解水所以然者旅食多年長安遊倦猶舟東下吳越興濃庶幾郢客爲我下楚吳兒爲我下姑蘇哉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承床上句稚子總能文承階前句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四句下榻

遊暮矣還顧齋中獨登床上者書連屋耳出顧齋外僅映階前者樹拂雲耳床上雖書知將軍懶於武事階前

挺秀亮雅子亦必能文將軍以好武為諱子弟以能文爲優所以山林奥於腥醒酒則憑欲風聽詩直至靜夜風微夜靜月亦白矣絲衣蘿薜附但見月影紛紛與交亂云○唐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應募皆市井無賴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西北中國無武備矣公曰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誠傷之哉公自言則曰詞賦工何益盡捨書籍責於將軍又曰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世變至此能文善武總非致身之具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 四句賦別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 二句回憶 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二句預期

我遊山林本爲幽奥乃忽然不愜者益因歸期已逼耳於是出門人去流水自在人不如水也於是回首人去白雲自留人不如雲也追思昨夜燈前舞祇堪自笑醉後歌更復誰憐前期已矣廣文我朋所過此以往庶幾

風雨不離，更尋舊遊哉。○首章曰平生為幽興，末章曰幽意忽不愜，首尾對照。大抵山林遊賞，非有幽興者不能窮其勝。公遊何將軍山林，發於幽興，先於首章點破。以下九章，都寫幽興。次章幽興溢於百頃千章，寓於香芹碧澗，似矣，不知發臨於穠李之想，山林動越中之思，為興贖幽也。三章幽興託意於萬里奇花，寄傲於見開不及，似矣，不知寓摧折於露翻雨打，感衰颯於開坼離披，為興更幽也。四章則旁舍疏籬，廣幽興於山林之左右，藏蛇沒馬，窮幽興於山林之險僻，似矣。貴書藉問東家，將結茅而投老，其為興也，不幽之至乎。五章則綠尊紅梅，涉幽興於對蔬山果，金魚銀甲，騁幽興於酒肆歌場，似矣。無澀槽坐蘚，若將忘形而肆志，其為興也，不又幽之極乎。至六章幽興愴然，有身世之感矣。人知酒醒於風磴之陰，雪衣冷於雲門之瀑泉，謂其興幽也，亦曾於憺世路之險巇，念山川之淳朴，一想其幽興否。七章幽與悄然，有鑿坏之思矣。人知鋪食畢於棘樹之前，設生菜於寒雲之下，謂其興幽也，亦曾於入石林恐不容，蟠水府恐不深，一繹其幽興與否。夫公之幽興，本發於今日之山林，乃公之幽興，忽移於向時之行樂南塘之路，方在眼也，江湖之遊，正堪思也，幽興至八章而情深矣。

柳公以將軍之有山林幽興忽發於宴遊乃公以將軍之在山林幽興忽移於世變武臣棄武朝廷弛備矣將門之將邊塞失防矣幽興至九章而感深矣至十章曰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末時幽興忽焉而盡去時幽興無處可尋但見流水尚縈幽興白雲尚繞幽興庶幾別好無恙風雨相期訂幽興於異日云爾重過五首三用幽興猶棠此意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丈八溝舊註謂是韋堅所通之漕渠非也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爲潭名曰廣運非丈八溝又云大曆初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苑潤八尺深一丈丈八之名始此公大曆時不在長安張禮遊城南記下杜城西列有丈八溝近第五橋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六句丈八涼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結崇

遇雨

落日放船風輕浪細陪此遊者蓋爲丈八溝頭竹蔭清涼是留客處荷光明淨正納涼時耳乃荷淨可納涼矣公子更調冰而佐涼竹深可留客矣佳人又雪藕而薦客當此落日輕風盪舟於竹深荷淨處調冰雪藕以爲娛公子佳人眞有樂而忘返不知雨之將作者乃片雲之黑已垂頭上早爲我而催詩能無促駕早旋哉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二句承雨來霑席上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二句承風急打船頭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結遇涼字

雲黑而來直霑席上雨來風急更打船頭風雨暴怒使人樂極悲生焉甫謂霑席上因而紅裙濕翠黛愁風打船頭因而纜繫侵幔卷亂陂塘蕭颯五月疑秋回首攜妓納涼忽爲晚際遇雨樂不可極萬事皆然何足怪哉〇又亦行花擊鼓艤羅門鼓瑟之盛方月如火外明炎炎者無常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領至 木）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四句送張赴蜀）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我善處于汝定無嫌（四句因呈楊五）

公子此行莫傷蜀道難也願汝好去但我係通家未免別恨爲添耳公子由長安而去此間秦樹兩行夾道望蜀中而行彼處青山萬點攢天對兩行而懸想萬點而心刻我淵公子好去者有故也雖御史爲新除桓典驄馬行行參軍係往日郗超紫髯種種不知皇華天使與我交情若處有素公子此行携我之愛必有相得甚歡者何嫌之有故曰好去張公子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按天寶十三載霖雨六旬通鑑云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曰去歲是連十二載言十三載水災則旱災必

在十二載故雨可喜若十三載霖雨六旬何喜之有舊編誤

我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還多精禱既不昧徵祥將謂何四句應我舅政如此湯年旱頗甚今日醉絃歌二句應還古人誰復過

喜雨不於雨日光有致雨之政舅政如此雨可必矣稽之古人誰復過者碧山已晴而又濕更見雨徵白水有雨而偏多與於他郡良由一人精禱既昭明而不昧所以萬姓歡聲不謂公而謂誰古人如成湯桑林有七年之旱今日如明府白水來喜雨之歡僚矣古人誰復過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時公由白水至奉先必挈妻孥寄奉先旋歸長安房官定也十三載十一月自京赴奉先詩有誰能久不顧句室家之別至於隔年亦可云久不然奉先妻子何年安頓橋陵詩後段可証

今日潛懷縣同時陸浚儀點楊崔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

會九日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九日時景晚酣留客舞鳧舃共

差池結還會意

今日奉先因懷縣潘岳也同時白水亦浚儀陸雲也奉先坐中正開劉墮桑落之酒白水適至故把陶潛菊花之枝安樂矣九秋天宇霜淨無壓奉先公堂霧開見且兩公把菊酌酒直至晚酣還留我作客者而共舞一時鳧舃捐與差池風流亦可見云

杜詩闡卷之二終